

剧目选辑



3

1979

目 录

9

“大鸡虫”外传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（ 1 ）
骗子与爱情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（ 22 ）
出国之前（粤语讽刺剧）·····	（ 50 ）

“大鸡虫”外传

(独幕话剧)

陈名三 林雨谷 罗绍征

时 间 现在。某天。

地 点 某市房产局管辖的居民宿舍一户人家。

人 物 张松年——男，七十九岁，老画家。

张国立——男，五十岁，房产局长，松年之子。

蒙 龙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房产科长。

刘继中——男，四十左右，房产管理员。

四 姑——女，四十七、八岁。

布 景 张松年画室。不大，但舒适、雅洁。左侧有窗，窗下有办公桌；右侧有门通内室。台左有一对沙发和茶几。壁上有油画。台上有绘画工具等。

〔幕启。张松年正聚精会神在绘画。〕

〔突然，隔壁传出四姑的声音：“哎呀，鸡跑了！鸡跑了！二叔公快来帮忙，抓住它！”……〕

〔鸡叫声，打破盘罐声，四姑谩骂声：“真糟糕！大花瓶给打破了，啊唷唷，还拉了满床的鸡屎！……拦住它！……糟了，飞出街了！咯咯咯”……〕

〔一只肥鸡从窗口飞入。〕

〔张松年帮忙抓鸡，逮住。〕

〔四姑匆匆上。〕

四 姑 哎呀！谢谢你了，张公。

张松年 四姑你怎么经常鸡飞狗走的？（还鸡）

四 姑 嗨！笼门关得紧紧的，谁晓得它后边有漏洞。张公，经常打扰你，真不好意思。

张松年 （拿起桌上一幅画边看边说）没……没……没什么……（一惊）啊！这、这……

四 姑 （凑近一看）诶？是什么风景啊？

张松年 （看满纸鸡爪印）风景风景，简直是刹风景！看，给你这只鸡画了一幅“鸡爪山”了！

四 姑 这、这……我给你擦干净。（欲动手擦画）

张松年 （慌忙阻止）别擦、别擦，这一擦，“鸡爪山”又给你弄成“黑龙河”了！

四 姑 真对不起，张公。

张松年 你的房间象白鸽笼一样狭窄，还养那么多鸡干什么？

四 姑 张公，我养这些鸡，是为了做人情的。

张松年 有那么多人情可做？

四 姑 还不是为了我儿子的婚事。

张松年 哦？还没有对象？

四 姑 不，早就有了。

张松年 那……？

四 姑 不瞒你说，是想托人情找个房。

张松年 哦！

四 姑 现在找房间比找媳妇还困难。我大儿子从二十八岁

找对象谈恋爱，至今已经三十五岁了，还找不到房子，办不成婚事呀！

张松年 怎么不积极向房产局申请？

四 姑 别说了，说起来真是“猫儿吃了死老鼠”——一肚冤气。一年说你是资从人员，出身不好，没资格要房；一年又说要优先照顾工农兵；一时说由单位解决，房产局一概不管；一时又说等房产局再研究研究。总之一句话：石湾公仔——随他捏！

张松年 你怎么不直接找局长谈谈？

四 姑 讲起来更是“点亮的灯笼——一肚火！”局里那些当官的不深入下层，下边的房管员又作威作福，他说给谁就给谁，他要不给，你睡到大街上他也没眼瞧。（悄悄地）我们片的房管员大老刘，简直把房子吊起来要价还价。为了得到一个房，我养的鸡，都不够填他的肚皮呀！

张松年 难怪大家叫他做“大鸡虫”了！

四 姑 你千祈不要叫他“大鸡虫”呀，给他听到，就“陆柴廷相面——自找麻烦”了。

张松年 怕什么，我又不要他给房子住，就叫他“大鸡虫”！

〔刘继中上。〕

四 姑 张公，还是别惹屎上身好。

刘继中 怎么？你们两人稟神似的，说什么呀？

四 姑 大老刘来了，坐、坐！

张松年 这位是大……鸡……刘吗？

四 姑 不、不，他叫大老刘。

刘继中 我叫刘继中。怎么，你就是张松年吗？

张松年 鄙人松年是也。房管员同志，又找四姑？

刘继中 不，我找你。

张松年 找我？稀客、稀客，请坐！

刘继中 不客气，这里我虽然少来，可家门口倒常常经过。

张松年 这我知道，你常到四姑家作客，是吗？

刘继中 房管员嘛，经常都要到居民中了解情况的。（抽烟）

四 姑 是啊！大老刘好关心人民疾苦的！

张松年 你的工作，真做到家了。

刘继中 那当然。就拿肥婆四家来说吧，多少口人，都干些什么工作，生活怎样，爱好怎样，出身怎样，表现怎样，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一清二楚。

张松年 这样的干部难得啊。

四 姑 甚至我家里养多少只鸡，他也心中有数呢！

刘继中 啊，对！……啊，不、不，我……

张松年 好家伙，这叫无孔不入啊！

四 姑 不，这是无微不至！

张松年 大老刘，那你知道我家有多少只鸡吗？

刘继中 一只也没有。

四 姑 不，张公是养鸡能手，他的鸡比我的多。

刘继中 在哪？

张松年 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（打开一幅百鸡图）这是什么？

刘继中 嘿，真可爱！比四姑养的还要肥！

张松年 可惜它“可远观而不可到嘴焉”！

刘继中 不能吃，拿来装点一下房间也过瘾啊，张公，送给我吧。

张松年 这幅有人定了，我另画一幅比这更妙的送给你。

刘继中 行。（稍顿）张公啊，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

张松年 何事要我老汉效劳？

刘继中 我们蒙科长叫我来和你商量个事。

张松年 你就当面锣对面鼓——干脆明言吧！

刘继中 蒙科长考虑到你年纪老迈，需要清静，想给你一个更舒适的房子。

四 姑 哎，大老刘！（耳语）我送给你那么多礼物，怎么好牌却打给他呀？

刘继中 别急，我有分数。

张松年 哦？你们蒙科长真是菩萨心肠啊，请代我感谢他，就说我这里已经很舒适，不必多占一个房了。

四 姑 （迫不及待地扯住刘）他不要，分给我吧！

刘继中 张公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是说，蒙科长请你搬到另一个房子去住。

张松年 搬家？搬到哪儿？

刘继中 解放路八十八号。

张松年 几楼？

刘继中 七楼。

四 姑 七楼？确实好照顾啊！

刘继中 站得高，望得远，全市风光，尽收眼底，够你画的了。

张松年 你们把我抬得好高呀！

刘继中 是嘛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了，知识分子的地位、待遇都要抬高呀。

四 姑 喂，他患高血压的呀！

张松年 把一个七十九岁的老人，抬到七楼去住，请问你们

科长是何居心！

刘继中 一句话：照顾你画风景。

张松年 放屁！简直是刹风景！

刘继中 张公，你真是狗咬吕洞宾——不分好丑人，还是不要辜负科长的一番好意！

张松年 管他好意坏意，你告诉他，我不搬！

刘继中 （对四姑）喂，帮忙动员他搬吧。

四 姑 怎么？

刘继中 有你的油水捞就是。

四 姑 莫非这房间腾出来，分配给我？

刘继中 等一下再跟你说吧！（对张）张公，蒙科长为人你还不知道，他要就不说，说了就不收回。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这是他一贯的脾气！

张松年 你们科长也不知道我张松年的为人，没有道理的事，硬来不怕，软来不受，这是我一贯的脾气！

刘继中 管你什么脾气，我要对上级负责，搬！

张松年 不搬！

刘继中 为什么不搬？

张松年 为什么要搬？

四 姑 哎呀，你们有话慢慢讲，千万别……

刘继中 理由很简单，局里要收回自用。

张松年 给谁用？

刘继中 你管不着！

四 姑 （旁白）会不会把这个房分给我？

张松年 你不讲清楚我就不搬！

刘继中 你家人口少，住得多，我们要调整！

张松年 “四人帮”说我是黑画家，给我住了八年“牛棚”，党中央落实政策，专门安排我住上这个房，今天，我儿媳妇也落实政策，要从乡下带孩子们回到这里住，要是前任房产局长在的话，他还会多给我们一个房呢！

刘继中 现在新局长已经上任，新局长有新局长的做法！

四 姑 是啊，张公，去年的皇历，今年就不合用啦。

张松年 我不管新与旧，去年或今年，反正不符合党的政策，损害群众利益的，我坚决不买他的账！

刘继中 你买不买账与我无关，我只知道执行上级决定！

张松年 那好吧，搬还是不搬，得先问过我儿子。

四 姑 问过你儿子？

刘继中 他算老几？

张松年 他说搬就搬，他说不搬，谁也不许动！

四 姑 张公，你吃多了生蒜头啦？好大的口气呀。

刘继中 我算你儿子是房产局的局长，也要他搬！

张松年 不搬你会怎样？

刘继中 先礼后兵，不搬就赶！

张松年 够胆就试试看！（一气，入内）

四 姑 张公、张公！有话慢慢讲！……

刘继中 他妈的，活见鬼！

四 姑 你怎么搞的大鸡虫！

刘继中 肥婆四，你讲得好听些！

四 姑 对对对，大老刘同志，不要发那么大的火。

刘继中 因为你们的住房问题，激到我心肝都烧烂了！

四 姑 我知道，为了我儿子的房，实在劳烦你了。

刘继中 总之伤透脑筋，绞尽脑汁，呕尽心血了，四姑！

四 姑 知道知道！等一下到我家提几只鸡回去炖炖，补补身体，啊！

刘继中 （突然醒神）捉鸡？（装正经）算了，经常吃你的鸡，怎好意思。

四 姑 你肯吃我的，说明你肯尝脸嘛。

刘继中 我担心有朝一日，告我一状，那……

四 姑 你看我是那种人吗？

刘继中 你倒好相与，不过，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实在难交易啊！

四 姑 怎么了？

刘继中 前天我到她那里买肉，她不但主动招呼我，还给我吃了个“猫面”！

四 姑 （一惊）是吗？

刘继中 我一眼看见里边的排骨，新鲜、肉厚、骨嫩，便叫她秤几斤给我，哎呀，她居然铁面无情，调转屁股不理我。

四 姑 哎呀，后生女，耍耍脾气会有的，你千万不要见怪，回头我要以家婆身份批批她！

刘继中 我本来千方百计和她找着一个房，谁知给她这一气，哼哼，叫他们继续上东山晒月亮，拔草根，打雾水去吧！

四 姑 （急）哎呀，大老刘，男人大丈夫，何必跟她计长论短呢，你不看僧面也要看看佛面呀，他们俩为了等房子，“守寡”了六年啦！

刘继中 听说你儿子在家具厂提升技术员了？

四 姑 是呀，技术提升，岁数也在“提升”呀！

刘继中 看来他搞家具很有水平了？

刘 姑 那当然了。

四继中 他结婚的家具都准备妥了吧？

四 姑 哪里敢造，造好也没地方堆放呀。大老刘，你就行行好，快点安排个房，成全他们的婚事，保佑你今世没儿——来世也生个好儿子啊！

刘继中 有没有无所谓，只望我女儿找个好对象，捞回个“半边仔”就不错了。

四 姑 有对象了？

刘继中 有了。

四 姑 什么时候办喜事？

刘继中 还没准备好呢。

四 姑 还要怎么准备？房子对你来说难道还成问题？

刘继中 有房，没东西，空荡荡，难道唱‘空城计’吗！

四 姑 哦，还没有家私是吗？

刘继中 搞是搞了一些，不合心水，想搞一套最新式的，可又……！

四 姑 咋！早说呀，我儿子专门设计西式家具，要多好，有多好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办好了。

刘继中 你四姑会造还差不多，前年我跟你儿子提过这件事。你猜他怎么说？“有咁得闲啊！”

四 姑 那时是那时，现在又不同了。“油条”放久了也会变面条呀！

刘继中 肥婆四，你养下这些“牛骨仔”，娶来这些“猪肉妹”，幸好碰上我，要是别人，再等上六年，看你

能找到房不！

四 姑 我知道你为人好，所以才求你呀！

刘继中 （有意戏弄她）哎，我和你想到一个好办法了！

四 姑 （高兴地）是吗？说说看。是不是把张公这个房分给我？

刘继中 你听我说。你现在家里有四张架床吧？

四 姑 是啊。

刘继中 你两张两张地把它靠起来，然后在当中搞个活动墙，
.....

四 姑 活动墙？

刘继中 就是挂一块塑料布，这不就成了活动套间啦。

四 姑 （莫名其妙）.....

刘继中 你跟四叔住下架，你儿子和媳妇住上架，那不就可以结婚了吗！

四 姑 咋！尽出些骚主意。这样搞得一家老少都不舒服，怎么行！

刘继中 那你说怎么办？

四 姑 刚才你不是说房子有眉目了？

刘继中 有是有，张公这个房，我意思是分给你的。

四 姑 这就谢天谢地了！

刘继中 但是蒙科长说还要再考虑考虑呢。

四 姑 你跟我讲讲情，叫他高抬贵手不就得了！

刘继中 四姑，我和你那么“老友”才告诉你吧，为了你这个房，我不但和你讲了许多情，还替你做了不少人情呢！

四 姑 是吗？

刘继中 当然啦，往常在你处捉的鸡，有一半是替你孝敬科头的，要不是，你的房那么快就有眉目了？

四 姑 哎呀，那真是“唔该晒”你了！

刘继中 （学四姑语气）“真是唔该晒你了”！拿什么“唔该”我呀？

四 姑 这样吧，你女儿结婚的家具我包下；我儿子结婚的房你包下，什么时候交家具——

四 姑
刘继中 （同时）就什么时候交房！（二人奸笑）

〔张松年在内室探了一下头。〕

刘继中 （与四姑耳语）说实在，前年你儿子如果知趣，房子就不至于等到今天了。

四 姑 你怎么早不跟我讲清楚呢！

刘继中 谁叫你们长得象猪那么蠢。有些事情不能言传，只能意会的！要学得聪明点。

四 姑 是啊是啊。

刘继中 现在给你摆白了吧，这套家具不是我要的，是蒙科长要的。

四 姑 哎呀，我一定叫他用尽心机搞点！（稍顿）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到我家吃饭去！

刘继中 不必客气了！

四 姑 怎么，不肯尝脸？

刘继中 吃就吃吧，你知我这个人随便惯了的！（挽四姑的胳膊，被四姑甩开）

四 姑 正经点！

〔二人欲下，张松年出。〕

张松年 你们走了吗？

四 姑 嗯……走了。

刘继中 张公，这件事说定了：限期三天！

张松年 （故意地）哎哎哎，吃了饭再走吧？

刘继中 别来这一套，公事公办！

张松年 今早我剉鸡招待你们！

刘继中 剉凤凰我也不吃！（四姑拉刘继中下）

〔二人在门外与张国志相遇。

〔张国志手提两只大阉鸡上。

四 姑 老张同志，你回来了？

张国志 是啊。

四 姑 （对刘）他就是张公的儿子。

刘继中 正好，我是房管员……

四 姑 （紧接）刘继中就是他。

张国志 啊，大老刘，久仰、久仰！

刘继中 大好小好，我对你说，局里要收回这个房急用，限你们三天内搬出。

张国志 哦？谁决定的？

刘继中 我们房产科科长蒙龙同志决定的。

张国志 局长知道吗？

刘继中 局长知不知关你什么事，难道堂堂一个科长就指不动你！

张国志 搬哪里？

刘继中 没时间跟你讲，回去问你“老豆”去！

四 姑 老张同志，这鸡真肥，在哪买的？

张国志 在农民市场。

四 姑 好多钱一斤？

张国志 一块二。

四 姑 好便宜呀。

刘继中 （一直在垂涎）是噉！又肥又大又便宜，哎，让我好吗？

张国志 两只？

刘继中 噫。

四 姑 老刘，全要呀？太势凶了！

刘继中 你知道我的东西总是与科长一分为二的啦。

张国志 对不起，我爱人和孩子们今天从乡下调回来，合家团聚，要留一只自己吃。要一只还可以。

刘继中 一只就一只。（取鸡，摸袋）啊？忘记带钱。明天给你。

张国志 （一笑）……

刘继中 放心吧，不会“走鸡”的，（态度和蔼）老张同志，你回去劝劝你父亲，别“阿跛托蔗——死顶”了，因为科长下了死命令，无论如何也要你们搬的了，今后山水还会有相逢嘛，何必闹僵呢！

张国志 这房到底留给谁住？

刘继中 这是局的内政，跟你没关系，我也不必多讲了。

张国志 大老刘，做什么事情总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嘛，要不，怎叫人口服心服呢？

刘继中 那我就明摆好了，听科长说，这房是腾出来给我们新来的局长住的！

四 姑 （同时）新局长？
张国志

四 姑 好呀，（旁白）今后住在城隍庙隔壁，还愁求不到一条好签，我也愿他快点搬了！（对张）老张同志，新局长要住，看来你们不搬是不行了，快点搬吧！

张同志 是啊，看来难办！

刘继中 四姑，走吧。（二人下）

张同志 搞什么名堂？（入家）

张松年 （出）哟，回来了，还买了鸡？

张同志 还没到家，就给大鸡虫干了一只。

张松年 碰到他了？

张同志 还说起搬家的事。（进内放鸡复上）

张松年 同志，群众对房产局的意见可大了。

张同志 是啊，这一个月我就在居民中听到不少意见。

张松年 你这个新上任的局长担子不轻啊。

张同志 最近我跑了几个居民点，发现住房少，跟不上形势的发展，是个问题，目前市委已作了决定，迅速扩建一批居民住宅。但是，更重要的是转变干部作风，象大鸡虫这样的房产干部必须加以批评教育。

张松年 是啊。不把大大小小的鸡虫除掉，工作就搞不好。

张同志 爸爸，孩子和他妈妈回来，你看怎么安排住宿？

张松年 我考虑了一下，你们留在这，我还是搬出去。

张同志 那不行，没人照顾你，我们不放心。

张松年 这十年八年都过去了！没问题。

张同志 我倒有个办法（比划着）从这里破开三分一，我们夫妇住这，这三分二还留给你作画室。

张松年 小冬小青呢？

张同志 搞两个活动床，早拆晚铺，让他们过点“军事生活”

好吗？

张松年 行。

张国志 这样，解放路八十八号七楼那个房就可以腾出来给四姑他儿子结婚用。

张松年 对，只要做群众的有心人，办法总是会有的。

张国志 不过，我这个局长可要叫你这个艺术家暂时受点委屈了。

张松年 嘿！比起住“牛棚”那阵强多了！那个鬼地方又潮湿又黑暗，白天进去也伸手不见五指，就那样，我还偷偷在画呢！

张国志 你真是名副其实的“黑画家”呀！（两人大笑）

〔内声：“同志，你找谁？”蒙龙声：“我找张松年家。”“在对面呢。”“这不是西巷三号吗？”“这是西一巷三号，对面是西二巷三号。”……“真他妈够复杂！”……

张国志 （瞧窗外）蒙龙来了。

张松年 好家伙，亲自出马。

〔蒙龙上，拼命敲门：“张松年在家吗？”

〔张国志坐下看报。张松年去开门。

张松年 你是……？

蒙 龙 我姓蒙，房产局的。

张松年 哦，您就是‘大鸡虫’……不，大老刘常说的蒙科长？

蒙 龙 对。

张松年 稀客。请坐。

蒙 龙 （发现有人，但报纸挡脸，不知是谁）家里有客？

张松年 你们局的张局长。（入内）